

陈青云 著

追魂快手



华文出版社

1247.5
3057

魂

陈
青

追

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
藏书章

魂

快

手

下
册

文华出版社

快

手

追魂快手

作者：陈青云

装帧设计：李超祥

华文出版社出版发行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经销

河北省徐水县印刷厂印刷

开本：787×1092毫米 1/32 14.5 张

字数：325 千字 印数 1—20000册

IS BN7—5075—0076—4/I·23

全二册 定价：7.00元

十六

春寒料峭，风刮在脸上虽然不像刀但也有针刺的感觉。惊蛰的春雷已经响过，但大地似乎仍在冬眠之中，见不到半点绿意。西斜的落日被一层薄晕涂抹，暗红无力，完全失去了应有的光和热，也是冷的。这是个墓园，座落在土丘上，墓树已经被盗伐一空，只剩下光秃秃的树头，华表黯然孤立，翁仲五官不全。高高隆起的墓头，全为枯槁的野草蓬蒿覆盖，左右的围手也大半倾颓。从这残存的形势看来，这墓园当年曾有过风光，而现在，已变成了人目凄凉的荒冢，孤兔的窝巢。墓前广阔的冥坛，现在只能称之为草坪。草坪上两条人影对立，如果把视线移近些，便可以看出一个是粗犷而不失英挺的年轻武士。另一个是皮肤黝黑的中年剑手，衣着相当考究，任何明眼人都可以看出，两个人是在对决。拣这样的地方对决的确很合适，没有任何干扰，生死胜负也没人过问。仿佛是两根木桩栽在草丛中，不知道已经对立了多久，但木桩还是开了口，是那黝黑的中年剑手启的话端。“浪子，你盯踪区区是为了什么？”“为了证明一件事。”这英挺而带犷悍的年轻武士正是浪子冷一凡。“你想证明什么？”中年武士语冷如冰，冷中带沉，每一个字都非常有

力，黝黑的脸上不显任何表情，仿佛生铁做的。“阁下在酒楼里扬言知道在下的出身来历，所以在下想证明一下阁下是不是真的知道在下的来路，对在下的身世知道多少？”冷一凡的声音很冷。“全部，清楚得像自己的手掌。”“噢！”冷一凡的目光变成了两条线：“说说看？”“你是映梅山庄的少庄主冷一凡，令尊冷子秋当年被誉为天下第一剑，令师伯‘大悲剑客’为了成全令尊的封号而退出江湖，令堂则是一代武林名花‘雪映红’对不对？”中年剑手如数家珍般道出冷一凡的身世。“很对！”冷一凡目芒连闪，脸上已透出杀机：“阁下还知道些什么？”“一定要区区说下去么？”“不错！”顿了顿又道：“阁下把所知道的全说出来，不要有任何保留。”“这倒是奇怪，你自己的身世难道你不明白，需要借别人的嘴来告诉你？”口角一掀，又道：“区区明白了……”“你明白什么？”“你一直不相信令尊会做出那等被武林天下唾弃的卑鄙事，想听听是否有相反的说词，可惜得很，铁案难翻。”“铁案难翻？”冷一凡的脸皮子连连抽动，眸子里的杀光凝聚成形。坟堆的反斜面趴伏着一个人，头埋在枯草里，静静窥视现场。“浪子，你既然一定要听，区区就全抖出来。当年八大剑派合铸了一面金牌，邀集天下名家，在日观峰顶举行剑会。到会的共有一百二十三人，全属当代的拔尖高手，剑会一连举行了七天，令尊保持不败，笃定是金牌的得主。却不料在闭会颁奖的前半刻，突然赶来一位与令尊齐名的巨擘‘剑中剑’欧阳轩，令尊只好应战，双方棋逢敌手，在到达规定期限之后仍分不出胜负，剑会被迫延长一天……”说到这里顿住。“说下去！”冷一

凡的声音已走了调。“第二天双方再战，百招之后，欧阳轩脱力落败，于是由武当掌门‘灵虚上人’代表六大剑派把金牌赠予令尊，令尊号称天下第一剑，这时可说实至名归……”

“再以后？”“适当其时，‘剑中剑’欧阳轩突然倒地，临死指控有人对他阴谋下毒，至使他后继无力而落败……”

“他指控谁？”“令尊。”“凭什么？”冷一凡栗叫出声。

“令尊是人所共知的岐黄高手。”“家父生平从不用毒……”

“浪子，你对区区辩解没有用。”略略一停，又道：“令尊当时也曾竭力否认，但公议结果，收回金牌，由八大剑派推出代表澈查此案。”“结果如何？”“令尊从此失踪，变成了悬案。”一段可怕的沉默。“阁下凭什么认定在下是冷子秋的儿子？”“嘿嘿嘿嘿嘿……”一长串可怕的冷笑。“你笑什么？”“浪子，区区当年刚刚出道，追随恩师赴会观摩，躬逢其盛，对令尊的形貌印象深刻，父子自然有其相似之处。区区从襄阳开始，便一直暗中注意你，研究你的剑法，结果发现你故意改变剑路，实际上你变的不够高明，仍保留了家传剑法若干部份。但这并不能肯定区区的猜想，所以在酒楼上故意说知道你的身世，很不幸你的反应证实了区区的判断！”冷一凡的身躯震颤了一下。“还没有请教阁下的称呼？”“应无敌。”“应无敌？那……该称阁下应大侠？”“错了！”“这……怎么错了……”“浪子，这大侠二字跟区区完全不相配，如果你听说过‘武林判官’就可以知道区区是何许人物……”“职业杀手？”冷一凡深吸了口气。“说对了！”头一扬，朗吟道：“南常北判，鬼惊神愁。”“啊！”冷一凡先啊了一声，然后沉声道：“原来阁

下便是名震南七省的职业杀手‘铁面无常’，幸会！”“浪子，碰上了区区，是幸是不幸还很难下定论，现在区区的活全抖明了，你准备怎么办？”“阁下是唯一知道在下来路的人，而在下不愿身份暴露，目前只有一条路可走……”冷一凡话锋顿住，目芒灼灼逼人。“哪一条路？”“阁下身为职业杀手，应该是很明白哪条路。”“嘿！”地一声冷笑，应无敌沉缓地道：“你要动剑，想灭口，对不对？只可惜这与区区的规矩不合，区区的剑只在两种情况下出鞘……”

“哦！在下很想听听！”“这无妨告诉你，第一种情况，区区以杀人为业，换句话说，就是谋生之道，所以要在有相当代价之下才拔剑。第二种情况，生命受到威胁时必须拔剑，现在两种情况都不具备，所以区区不会轻易拔剑。”只求利，不计名，标准的职业杀手口吻，但不失坦白。“现在是第二种情况。”冷一凡冷冷地说。“哈哈……浪子，你未免太高估自己了吧？凭你也能使区区的生命受到威胁？”应无敌不屑地笑着说。“在下只讲原则，不作兴什么规矩，出不出手是在下的事，拔不拔剑是阁下的事。”冷一凡前跨一步，“呛”地拔剑离鞘，半扬，一个极其玄诡的起手式，寒声道：“职业杀手杀人是极平常的事，被人杀也是理所当然，要是有人发现阁下陈尸此间，不会引起太大的惊奇。”

“浪子，要是区区如此容易被杀，就不会活到今天等你来下手，区区的规矩绝不能破，恕不向你说再见，与职业杀手再见总不会是好事。”说着，挪动脚步……“看剑！”栗喝声中，冷一凡长剑攻出，凌厉得令人咋舌，这是蓄势的一击。应无敌飘了开去，相当古怪的姿势，是从极不可能的角度下

扭出剑圈，毫不迟滞，就旋扭之势猛然加速，如流屋般飞逝。冷一凡衔尾疾追。天色已经昏暗。一前一后两条人影迅快地消失在薄暮的茫茫夜色中。伏匿在墓顶的人影飘落，在草坪上停留了片刻，朝另一个方向奔离。四野又恢复了寂静。

上清宫——一座败落的道观。由于地处偏僻，香火几等于无。道士陆续星散，另觅枝栖，一连三进的道观，只剩下一个老迈的火工道人。老人没地方可去，只好留下来渡其余年，他住在头一进的厢房里，为了出入方便，活动范围也仅限于这一进。天黑老人就上床，灯油钱也省了。后面两进，由于乏人清扫，已经是蛛网尘封，大白天里都有鬼打人的感觉。现在是起更时分。第三进的一间厢房里不但有人而且有灯，灯下，是个清癯的白发老人，很有几分仙风道骨。从房里的情形看来，这老者并非不速之客，而是一位久住的长客，陈设虽然简陋，但打扫得非常干净。至于那真正的主人火工老道，是否知道观里住了这么位客人，就不得而知了。两条人影来到门外，齐声道：“老前辈！”老人似在阅读一本经书。“你们回来了！”老人发问，没抬头。“是的！”两人之一回答。“一切顺利么？”“情况正如所料。”“进来！”“是！”两人进入房中，赫然是浪子冷一凡和铁面无常应无敌，老人摆摆手，两人到角落里的椅上坐下，各据一角，斜面对。老人徐徐掩上书卷，抬起头，眸子里射出两道极细极细的线，像电芒中分割出来的两根细丝。而这细丝仿佛能穿透实体，先射向应无敌，然后转向冷一凡，停住。冷一凡被细丝盯住，下意识地感到一阵不安。“浪子！”老

人的声音似乎也凝成了丝线，刺人耳鼓。“老前辈……”

“明日日出之后，你便是职业杀手‘铁面无常’应无敌了，你必须切记住自己的身份！”“是！”冷一凡欠了欠身。

“你们确定有人在暗中看你们演戏？”“是的，百分之百的确定。”“那好，希望这‘抛砖引玉’之计能够成功，注意！你必须要有耐性，只稍稍露破绽便成打草惊蛇了！”

“是，晚辈理会得！”冷一凡再次欠身。“现在老夫就准备应用之物，半个时辰之后施术，你俩先到最后一间房里候着，同时……”目光转向应无敌：“你把该告诉他的全告诉他！”“是！”应无敌起身回答。两人离开老人的房间，来到边间中，没有灯火，一片漆黑，借着窗外微光，摸了两条长凳坐下。冷一凡的心情有些紧张，同时也有着一种莫名的冲动。半个时辰之后，他就要在天下第一易容专家“幻幻子”的手下，变成名震南七省的职业杀手“铁面无常”应无敌。而现在面对的应无敌将回复“江湖秘客”的身份，江湖秘客锲而不舍地全力助他达成心愿，双方不断接触，但是到目前为止，他不但没看过江湖秘客的真面目，连对方的来历也仍然是谜……

“浪子老弟，你需要知道什么？”“阁下的来路。”冷一凡心里正想着，不由冲口而出。“老弟，不是我故作神秘，目前还不能，我知道你憋不住，但你必须忍耐，等到事成你就会明白一切。”“可是，在下……”江湖秘客不等他说完，就道：“此次在如意山庄最大的收获是证实了‘剑中剑’欧阳轩真的没死，令尊的判断非常正确。”

“欧阳轩能化装老驼子，当然也会以其他的化身出现，希望这次能引他出来。”冷一凡充满信心的说。“老弟，这点我

有自信，你故意亮了身份，等于显示了你行走江湖的目的，他不会放过你的。像他这等奸诈阴险的人物，一定会使出最阴险的手段来，而且不露爪牙，你必须运用机智把他挖出来。”“嗯！”冷一凡深深点头。“半个时辰之后，你将蜕变成应无敌，切记我事先向你说过的那些细节，不能稍有破绽，武功、姿态、性格、口吻等你都记住了么？”“记住了，不过，在下担心的是对方万一知道现在的‘一心和尚’就是当年的职业杀手应无敌，那岂不……”“不会。第一、应无敌远在南疆，欧阳轩是北方人物，他们不可能见面。第二、应无敌以铁面无私的姿态出现只短短三年，被蓬莱三怪之一的‘离尘子’老前辈劝化回头，出家之后十余年没出现江湖，已经被人淡忘，而且他早已抛掉俗家的一切。第三、奇幻老前辈的易容之术独步天下，跟他本人比对也难分真假，比如说……”说至此，突然住口。“比如什么？”“算了……”“怎么不说下去呢？”“反正绝对相信奇幻老前辈的奇术就是，倒是有句话要特别知会老弟！”“请说？”“贾依人是最佳助臂，希望你别对他存有任何成见，你对他的为人看法并不正确，将来你会明白。”冷一凡勉强点点头，心里却不以为然，在如意山庄，贾依人与如意夫人李艳娘在卧室里的亲昵动作是自己亲眼看到的，这印象无法消失。但贾依人为自己的事尽力却又是事实，既然江湖秘客如此说了，自己不能太不近情，只有暂时依顺。“阁下，巧姐儿她……”冷一凡对这件事一直憋在心头，忍不住不问，江湖秘客是唯一与她接触的人。“嗤！”江湖秘客发出一声短笑。冷一凡一怔道：“阁下笑什么？”“老弟！专心你自己的事吧！她

会在适当的时机跟你见面，其实你也明白，她一直在暗中帮助你。”冷一凡有些心痒难搔，但也无可奈何。不久，幻幻子持灯步了过来。灯光一照，冷一凡这才看清这房间中除一桌一床两张长凳之外，没有任何陈设，房角里全是蛛网，看来平时没人居住。幻幻子把应用之物朝桌上一放，道：“现在开始施术，上床吧！”冷一凡躺上了光木板床。

同样的时刻。在另一个地方的另一个房间里，青灯妮妮，一个衣着普通，貌相威棱的老者端坐炕上，面前摆了张矮脚几，几上摆着酒菜，老者在悠闲地独酌。一声干咳，一个灰衫中年进入房中。这灰衫中年看上去文质彬彬，像个读书人，眉宇神色之间透着相当的精明，一望而知是个不简单的人物，他躬了躬身，然后趋近炕边。炕上老者的悠闲神态突然变成了严肃。“怎么样？”“已经证实浪子确是冷子秋的儿子，他叫冷一凡。”“哦！”老者平平无奇的眸子突然射出厉芒，像强烈的电光一闪而没：“那黑皮肤的是什么身份？”“鼎鼎大名的职业杀手‘铁面无常’应无敌！”老者像受了极大的震惊，目芒再张，久久才告收敛。“这杀手久已没听说在江湖走动，怎会突然出现在北方？”说完，深深思索了一阵，沉缓地道：“邝师爷，消息绝对正确？”“绝对，在下暗中尾随到一个墓园，亲眼看到，亲耳听到，而且在下当年刚刚出道，曾在岳阳楼畔经人指点见过应无敌。那时他还年轻，约莫二十多岁，虽已时隔十年，他由年轻变成了中年，但轮廓相貌还可辨识。”“结果如何？”“双方只斗口，最后浪子出剑，应无敌保持他的规矩，没代价或是生命没受到威胁剑不离鞘，他走了！”“依你看双方的功力

……”“应无敌以杀人为业，自然有他独到的杀手绝招，根据传说，毁在应无敌剑下的不下五十，而且都是南方武林中的顶尖人物。准此而论，他的功力应在‘北判’之上，而今天黄昏在墓园现场，他从容避过浪子全力的一击，又从容离去，单只身法就超过浪子许多。”“嗯！”老者深深点头，举杯，杯子停在口边：“密切注意应无敌和浪子的行踪，掌握他们的一举一动，随时报老夫知道。”“是！”邝师爷躬身、离去。老者仰颈干了杯中酒，然后重重地把酒杯按在桌上，自言自语地道：“太好了，天上掉下来的机会……不管付多大的代价，非掌握住这机会不可，一举而数得……”他像是很兴奋，又斟了一杯灌进喉咙。

还不到正午，正阳酒楼已上了六成座，这酒楼在开封排名在中等，适合于稍有身份或是自认为已具有那么点身份的人物光临。“五号座添酒！”“菜马上到！”“二号加两座！”“……”小二们大声地吆喝着，经过特殊训练的喉咙总是比酒客的吵杂高一个音阶，不然便无法彼此呼应了。酒客陆续上座，他们的额头也开始冒油。通常当门当路的大桌子必然先满，而靠角落的所在设的是单座，光顾的是单身客人或是二三人的小酌。现在，靠柜台右方角落的三个单座有两个已有了客人，一个是能迷死女人的小白脸，另一个是皮肤黝黑的中年人，各自喝着酒，小白脸是贾依人，黑皮肤中年是化身“铁面无常”应无敌的浪子冷一凡。冷一凡的化妆巧妙得近乎神奇，一般的易容术不是神情呆滞便是容色不正，很难瞒过明眼人。而冷一凡的容色仿佛是天生的，照样有各种变化反应，此刻，他是冷漠但在沉思的表情，老

半天才喝上一口酒。贾依人却是神采飞扬，灵活的眼珠子不断地溜转。一个貌相威严的老者朝贾依人桌边走来，冷一凡心中一动，来的是胡蕙君的父亲，也就是如意镖局的总管胡方正。他现在是“铁面无常”应无敌，看到熟人也只作不见，反正没人能认得出他来。贾依人立即离座站起，以一个笑脸迎接胡方正。“贾老弟，幸会！”胡方正已到桌前。“胡总管，真是难得，请坐，在下叫小二添杯……”“不！”胡方正急急摇手：“老夫是应几位好友之约来的，就在进门那一桌，忽然发现老弟在座，所以特别过来打个招呼！”“请坐下谈谈！”胡方正拉了把椅子在贾依人对面坐下。“老弟还在开封？”“是，有点小事耽搁，这早晚就要离开了。”“怎不见浪子……”“哦！在下跟他两天前分手，他已经离开了开封，目前行踪不知道，江湖浪荡的人嘛，总是要分开的，胡姑娘好吗？”“这丫头……还好，承老弟关心！”似乎有什么话要说，沉吟了片刻之后，笑笑开口道：“有件事不瞒老弟……这丫头对浪子死心眼，浪子走了，像是带走了她的心，整日价没精打彩，三天难得说上五句话。”附上一声轻叹。冷一凡为之心弦连颤，他并非不喜欢胡蕙君，只是曾经沧海难为水，他的心已属于女杀手巧姐儿。男女之间的感情是独占的，不容分润。他注目酒杯，装作没事，耳朵却在注意地听，两座相隔不到五尺，连彼此的呼吸都几乎可以听到。“这……只能说是无缘！”贾依人苦笑一笑。“浪子并非自大，也并非寡情，以胡姑娘的人才，配他实在还有余，只是……他已心有所属……”“老弟，闲事一件，我们不谈这。”贾依人一笑没说什么。胡方正吐口气，

又道：“侯爷和夫人对几位除了铭感之外，更有着无限的怀念，可惜留不住各位……”“对了，山庄那边的事情是如何结束的？”胡方正下意识地望了近座的冷一凡一眼，才压低嗓门应答。“曹大娘和天水先生羞愧自尽，侯爷宅心仁厚，顾念旧情，对丘四海不予追究，用银子打发他上路，算是替曹大娘和天水先生留了后。”“噢！”贾依人也不由喘了口大气，若无其事地瞥了冷一凡一眼，又道：“在下有句不该问的话，如果胡总管认为有困难就可不必答覆。”“老弟问吧？”“玉面蜘蛛跟侯爷是什么关系？”胡方正怔望了贾依人片刻。“这档事现在拉开来说也无妨，玉面蜘蛛的本名叫崔寒玉，当年跟侯爷本来是很相配的一对，后来双方因一个误会而分开。因为她的个性倔强，三次拒绝侯爷的请罪，侯爷一气之下，和五年前过世的大夫人结婚了。大夫人故世后，现在的夫人由于感恩图报而主动嫁作续絃，崔寒玉始终未嫁，积怨成恨，对侯爷采取报复行动。侯爷在此时却被曹大娘毒禁失神，崔寒玉在见了侯爷之后，终于想开而释仇，大概的经过就是如此。”“胡老！”叫声传来。胡方正扭头望了那边桌上一眼，匆匆起身向贾依人道：“老弟，对不住，老夫得过去应酬，希望晚间到镖局来，我们好好聚一聚。”贾依人道：“胡总管请便，在下有时间定会拜访。”胡方正拱手离去。贾依人斜瞅着冷一凡点点头，表示他向胡方正提出的问题，也就是冷一凡所想知道的问题。冷一凡当然明白贾依人的心意，但不作任何反应，他必须装出和贾依人之间是绝对陌生，他的身份是“铁面无常”应无敌。一个灰衫中年在酒座间巡视了一周之后，坐上了冷一凡旁侧的单

座，他像是此地的常客，简短地向小二交代几句，便算点完酒菜。酒楼，食客你来我往，谁也不会注意谁。但冷一凡却对这个灰衫中年起了反应，他觉得这中年人似乎与众不同，但又说不出到底有何不同。酒菜不久便送上，灰衫中年自斟自饮起来，一副悠闲自得的样子。冷一凡是有意来这场所亮相的，是以他更悠闲。静静喝着酒，他把江湖秘客述说有关应无敌的为人性格等，在心里重温了一遍，他必须摹仿得丝丝入扣。钩是垂下去了，鱼儿会不会上钩，何时上钩却是未知数。灰衫中年的目芒似有意若无意地频频扫向冷一凡。冷一凡当然已经感觉到了，但他故作不知。这灰衫中年一入座，他就感觉到对方似乎与众不同，下意识的反应，说不出所以然，总是有那么一点怪怪的就是了。突地，他发觉似有个影子朝桌边移来，他没抬头。“阁下，幸会！”灰衫中年作了一揖。冷一凡抬头，四目交接的瞬间，冷一凡感到心头一震，现在他明白对方怪在何处了，就是怪在那双眼睛。过度的精明，像未出鞘但微露锋芒的利刃，这种眼睛不应该长在一个斯文人的脸上，很明显地不相称。“阁下是……”冷一凡的脸孔沉得像生铁，声音也冷冰冰的。“区区邝宇，岭南人。”脸上挂着保守的笑容：“是替人做事的，一向被称作邝师爷。”自我介绍得很完备。“我们见过面么？”“今天是第一次。”“抱歉，在下一向不喜欢交朋友。”声音、神态，简直不止是拒人于千里之外，可以说成万里之外，这是冷一凡从江湖秘客对应无敌的介绍里揣摩出来的。“区区无意交友。”邝师爷笑态不改。“那有何指教？”“想谈笔生意。”冷一凡上上下下打量了邝师爷一番，心里已有了三

分数，但表面上仍冷漠得毫无人味的样子。“阁下看在下是生意人？”“对，生意有许多种，区区要谈的就是阁下经营的那一种。”说这话时声音压得很低，只能让面对面的人听到，同时眼角瞟了一下贾依人。贾依人眼睛望向别处，不知他是否在注意。“阁下认得在下么？”“区区刚才介绍过祖籍岭南，对南方武林的情况并不生疏，正巧有位同乡好友来此地作客。这好友在多年前瞻仰过阁下的风采，向区区提说了一下，所以……区区与阁下虽未谋面，但也等于是神交旧识。”“唔！”冷一凡唔在喉咙里，连眼皮子都没眨一下，谁也无法从他的表情判断出他内心的反应来。一句话，他冷得可怕，似乎身体里流的血也是冷的。至于对方口里的所谓同乡好友他根本无从想像，也许全是子虚乌有，久久，冷一凡才道：“这儿不是谈买卖的地方……”“当然，阁下客寓……”“悦来客栈后进八号房。”“区区省得！”说完又是一揖，回自己座位。冷一凡心念疾转，自己现在扮演职业杀手，生意是非接不可，只不知对方是否与剑中剑欧阳轩有关。昨天傍晚与江湖秘客在郊外墓园演出那一幕时，暗中是有观众。但“铁面无常”应无敌恶名满天下，被见过他的人认出来是非常有可能的事，唯一希望是欧阳轩能抓住这机会。

悦来客栈最后一进楼头的边间，是间套房，边窗下面是个窄巷，是通路，也是房屋与围墙的分隔线。围墙外是条单边有住家的黑巷子，巷里住的全是低门矮户，连盏路灯都没有，天黑之后便极少有人来往。冷一凡就住在这间套房里，是他特选的，以会家子而言，边窗、围墙、黑巷等于是一条

最便捷的出入通路。约莫是起更时分，冷一凡坐在外间的桌边，他在等待，等那姓邝的来谈生意，一切都是未知之数。等人是件窝心事，尤其是没敲定时间，更觉烦人。正感难耐之际，虚掩的房门上起了轻轻的敲击，登时精神为之一振。

“请进！”冷一凡毫不考虑地说出了这两个字，他笃定来的是谈生意的邝师爷。门推开，他怔住了。进门的是个二十出头的女子，而且一眼便可看出不是正经女子。冷一凡抬起头，正要叫她出去，突然想到自己不是浪子冷一凡，而是

“铁面无常”应无敌。应无敌是花丛里的游蜂，不管是什么杂花臭花他照采不误，只有一样，绝不侵犯良家妇女，跟他的职业一样，讲代价，看货付钱。一念及此，冷一凡的手慢慢放了下来。定定神，才看清楚这女的，人的确长得不赖，还真是一朵出众值得一看的花，匀称的身材，该凸出的部位特别突出，细皮白肉，小嘴修眉，配上个尖挺的鼻子，一双会说话但泛着媚力的眼睛。上衣第一个扣子没扣，隐隐露出雪白的酥胸，在堂子里应该属于上货。“你是做什么的？”

“想替大爷您解闷！”抛了个媚眼，荡气十足。“你在客栈里干这个？”“为了活下去，没办法，肩不能挑，手不能提，母女俩投亲不遇，流落异乡，娘又生病，只好……”眼圈儿红了，一副泫然的样子。冷一凡不为所动，干这行的女子，编几句博人同情的说词是拿手好戏。“怎不到班子里去？”“大爷！”用衣袖抹了抹眼睛：“小女子也是好人家的儿女，不得已才做这见不得人的事，等凑足了盘缠便伴娘回家，怎能进班子一辈子翻不了身。”说着，挪近了两步……柳腰款摆，酥胸晃荡，那股子媚劲除非是白痴才不动心，连